

PULLEN PUCCELLA

[芬兰] 蕾娜·莱道拉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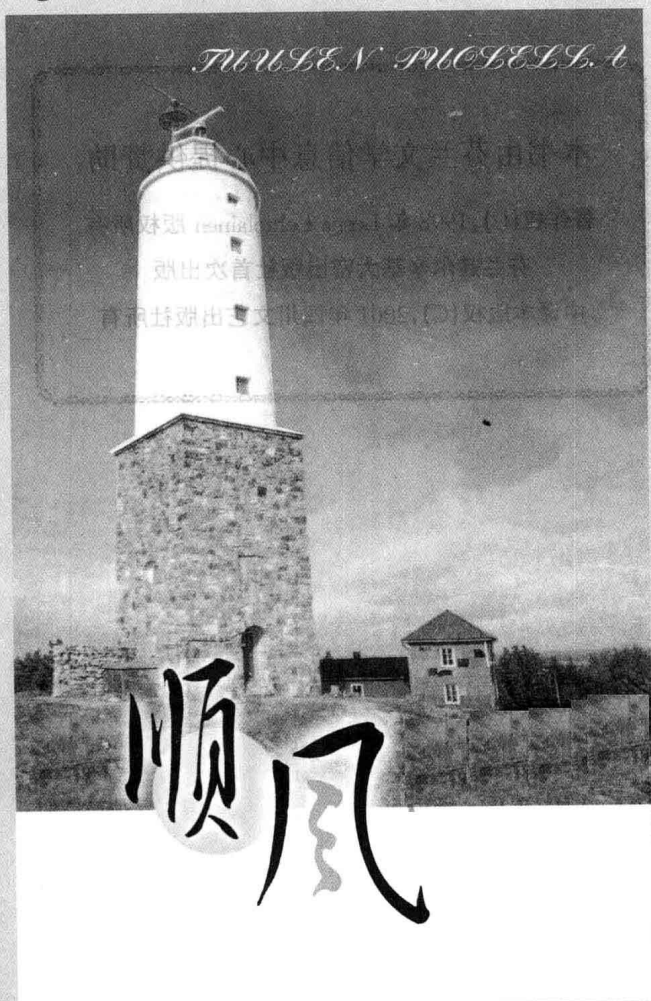
奚梅芳 译



顺风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[芬兰]蕾娜·莱道拉宁 著
奚梅芳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顺风/(芬兰)蕾娜·莱道拉宁(Leena Lehtolainen)著;奚梅芳译. 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2.3

书名原文: Tuulen Puolella

ISBN 7-5411-2081-2

I. 顺... II. ①蕾...②奚... III. 长篇小说
—芬兰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8639 号

图进字 21-2002-001 号

策 划: 杨希贵
责任编辑: 杨 枫 冯 文
封面设计: 邹小工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责任印制: 黄 迅
责任校对: 韩 华等

顺 风

[芬兰]蕾娜·莱道拉宁 著
奚梅芳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电子信箱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

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

字数 245 千 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0.125

2002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411-2081-2/I·1789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36481 86241146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 85910167

1

从海底升起的岛屿是红褐色的，好像这些岩石都在血中浸染过似的。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化瓦解，这些石头渐渐地有了形状。最早在瑞兹盖尔岛上建起了圆柱形的灯塔，后来在克烈密战争时期盖起了城堡。瑞兹盖尔岛位于埃司堡^①南边最尽头的一个岛，再往前就是海岸线了。十多年前，那里还是禁区，公民是不准入内的。在海上航行，老远就能看见那里的告示：“禁止通行，驻军重地”。

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也是我休假期间的最后一个周末。之后，我就要结束妈妈假^②，回到工作岗位上去。我要接受一个新的职务：埃司堡警察局暴行侦缉科科长。

那个周末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。我们驾驶帆船，从达毕奥拉航海到英高去拜访公公婆婆。依旦很适应航行，十一个月大的孩子了，白天仍然要睡两次觉。睡觉醒来，她就喜欢坐在安全椅里。她最高兴的是在甲板上又喊又叫地逗海鸥玩儿。安迪正在查看航海线路图，我则舒舒服服地靠在他的背后悠哉游哉。我虽然生长在内地，可我非常喜欢大海。我当然知道它有多么危险——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风云。

①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卫星城。现在该城高科技发展迅速。

② 产后十个月。

“我记得码头是在岛的东北角上。再转过去一点，剩下的那点距离启动马达，因为瑞兹盖尔岛这地方船不容易靠岸。”安迪说。

“那里可以上去吗？”

“可以。八年前进入那里就已经是合法的了。你不记得了吗？麦瑞瓦拉公司在前年夏天买下了这座岛，使得这座荒凉的岛屿已经有了人迹与生气。”

我模模糊糊地记得。两年前国防部的驻军从这座旧城堡里撤走时，他们寻找租赁这座岛的人，并要求租赁者负责修复那些年久失修的房子。当时有一伙手工艺匠人对这座岛很感兴趣，并上岛进行了考察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个环保先进单位、生产船漆的麦瑞瓦拉公司，在租赁的谈判桌上甩出了购买整座岛屿的意向书，国防部没有拒绝，这笔生意就成交了。这件事在航海员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同年夏天，麦瑞瓦拉公司公开声明：我们不但不会关闭岛屿，而且希望所有的航海员光临此地。

我也确实想看看瑞兹盖尔岛。安迪曾经给我看过他航海旅行时在那座岛上拍的照片。埃司堡的地方报纸也称赞这座荒凉的岛屿被改造得非常美丽。但我此行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想亲眼看看哈瑞去世的地方。

我和鸟类学家哈瑞同居过几个月，但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去年十月，也就是依旦出生后两个月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他的讣告。讣告中没有提及死因，也没有说什么突发病或车祸，惟一说到的就是他死的地方，在埃司堡瑞兹盖尔岛上。哈瑞已经在那里安息了。

这件事情一直缠绕着我。哈瑞不会是自杀吧？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，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完全不同。在我们的同居生活结束后，彼此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我们是在气头上分手的。

哈瑞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鸟类学家和植物学家。在我们同居期间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认识鸟和花。但我们两人的性格不适合在一起。哈瑞太老实、太懦弱，喜欢整天呆在森林里与鸟为伴。我的性格又太奔放、太好动。我在读法律系二年级的时候，仍然热衷于舞会；可我那乱踩乱踏的舞步，常使男舞伴们无法忍受。我还有喝酒的嗜好，经常一喝多了，就感到昏头昏脑，以至不能陪他一起到森林中去消磨时光。再说，我也没有那个耐心，连续几个小时举着望远镜看鸟；举起身边的啤酒瓶对着嘴吹喇叭，倒是可以。所以，当我们俩协商解除同居合约时，两人都像卸了重负似地感到轻松愉快。

就在看到讣告的那天晚上，我翻出了一本旧影集，找到了两张哈瑞的照片。一张是瘦高的他，戴着一副圆形镜片的眼镜，正在勃勒加拉半岛上支一顶帐篷；另一张照片是他正在用望远镜看一大群鸟。我感到很好笑：从照片上看，我爱的是一个幼稚的男孩，可现实生活中，伴随在身边的却是一个成熟的男人。唉，为什么生活要把哈瑞的死带到这么远的旧城堡岛上？那则讣告的最后说他没有家庭，甚至连个固定的女朋友也没有。我想给哈瑞的姐姐打个电话，询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是，我不好意思，因为莎瑞不是特别喜欢我。她是一个古板的人，对她弟弟也不怎么好。

凡是在埃司堡境内发生的死因不明的案子和自杀案子的卷宗，都要送到我们科里来，也就是我休完妈妈假，要去出任科长的那个科。我给我的老搭档高依吾打了个电话——兴许他知道一些有关哈瑞死的情况。

“哈瑞·依冒宁？我还记得。他是溺死的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当时的案情记录。”高依吾说。在此之前，他曾告诉过我一些局里的最新的小道消息。“这案子发生在三个星期前，那时正值秋

季的暴风雨时节。依冒宁可能是到瑞兹盖尔岛上去观察鸟群南迁的情况。破晓时分，他走到西海岸，踩在苔藓上不慎滑倒，他的头被尖锐的石头磕破了。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倒在水中失去了知觉。他的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是千分之零点六，看来依冒宁在前一天晚上喝了一瓶红葡萄酒。他是一个人去岛上，第二天才偶尔被上岛的人发现的。来岛上的正是买下这座岛的公司老板，他最先发现夜宿屋^①里有睡袋和其他的旅行用品时，就感到很奇怪。”

“这就确定是意外事故了吗？”

“我亲自去了现场，岛的西海岸非常陡峭。你知道，被雨水打湿了的岩石是很滑的。技术鉴定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：依冒宁的高倍望远镜从三角架上掉下来，他去接时没留神，脚下一滑就摔倒了。喂，你为什么问这些？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认识。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。”

那段时间，正是我休妈妈假的头两个月，只要一想起哈瑞的死，我就心烦意乱；还经常半夜从梦中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圣诞节来临，才开始好转。哈瑞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地远去了。

在我们航海前，查看航海线路图确定航行线路时，我就建议到瑞兹盖尔岛上停留一下，我想亲眼看一看我以前的男朋友去世的地方。

海水是灰绿色的，就像被污染了的豌豆汤似的。动身前的那天晚上，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寻找没被海藻覆盖的地方停船登陆。我们不打算游泳，主要是担心储存箱内的淡水不一定够洗餐具和依旦的屁股。安迪曾经心有余悸地回忆他年轻时用清澈的

① 在芬兰，人迹罕至的地方都有一间空房子，供过路的人休息或过夜用。

海水煮土豆的事。今年夏天特别地热，所以海藻长满了沿岸的大部分水面，甚至连埃司堡的海滨游泳场都有。人们在酷暑里都喜欢以游泳和喝啤酒来解热。

离海岸还有半公里的时候，我们就降下了帆。我无法区分那些险峻的峭壁和岸边水域中间露出的半截岩石，到底哪里是安全的登陆地点。安迪说，他知道哪里可以登陆。最后一段行程，我们启动了马达，帆船“噗突噗突”地迎着东南风前进。由于风吹得猛，我们的船差点撞到岩石上去。安迪沉着地把船驾到岛的东海岸，在岩石的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码头。依旦正在吃饼干，我抓起缆绳，做好了跳到码头站台上去的准备。这时，从岸边的岩石上传来了喊声：

“把缆绳扔过来！”

我抬头看见岸上站着一个健壮的男人，嘴里叼着一个烟头。

“现在刮的是东南风，把船头的缆绳拴在这里，把船尾的缆绳拴在站台上，撞击就会少一些。”

我把一捆缆绳扔给他，他轻而易举地接住了，然后他大声地指导着登陆的要领。一群海燕在我们的头顶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，我抬头仰望海燕，阳光直直地刺入我的眼睛。岩石散发着酷热难耐的高温。

“玛丽娅，你先上岸，我抱依旦。”

我们的接待员忙着检查我们的船尾缆绳拴得结实不结实，与此同时，我则站在船沿上，估计着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跳到陡峭的岩石上去。他可能猜到了我的疑虑，在我起跳之前，他已走上了陡峭的岩石，准备保护我。着地时，我感到脚下的土地很硬，碧绿的地衣散发出阵阵清香。我们从船上搬下随身物品没有费多大工夫，因为还不知道夜里是歇在船上，还是歇在岛上的夜宿屋里。这个船码头正好在风口上，可想而知，夜里睡在船上一

定会像睡在摇篮里一样。在这码头上，除了停泊着我们的以沙盖拉·玛丽娅命名的帆船外，还有另外两艘船。一艘是豪华的游艇，它的缆绳在拴船柱上缠了好几圈，牢牢地固定在船台的西南角上。另一艘是十米长的木制帆船，非常漂亮。我顾不上停下来欣赏这艘木船，因为我注意到在岩石的后面，有一撮时隐时现的会移动的绿草。等它慢慢地升起来时，我才看清楚那是一个染了绿色头发的小伙子的脑袋。他上身穿着一件草绿色的野战军服式样的长外套，下身穿着一条又肥又大的野战军式的裤子。他不说话，只是用警惕的目光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拔腿就往回跑。他脚上穿了一双红色的软底网球鞋。

安迪把依旦放进婴儿提篮里，我们一起沿着陡峭的斜坡往上走。在海上，我一直看不清楚这座旧城堡的构造，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障碍物遮挡视线。现在这座城堡的建筑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：三米高的城墙上筑有射击孔，有棱有角的“U”字形的两层楼房，楼房的中间筑有圆柱形的灯塔。楼房的南面和西面有小块的草坪，还有几株在风中摇曳的桧柏。背阳的一面，也就是北面，有几棵桦树，叶子正在风中窸窣作响。树基底部的四周，长着抗寒的野萝卜花，这时还开放着最后一些小白花。蒲公英的花已变成了一朵朵的小绒球，使人想起一颗颗的冰糖葫芦来。

当我们刚刚跨进城堡敞开着的大门时，迎面走出来一个娇小玲珑的黄头发女人，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色：

“欢迎光临瑞兹盖尔岛！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夜吗？”

安迪点头称是。女人走近来，伸出瘦小的手与我们相握，说：

“安奈·麦瑞瓦拉。夜宿屋里还有一间空房，我们有五个人在这里。桑拿浴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这女人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岛上的主人似的，事实上她就是。安奈·麦瑞瓦拉是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东之一，是总经理尤哈·麦瑞

瓦拉的妻子。我们也向她作了自我介绍。当安迪说到以前来过瑞兹盖尔岛时，安奈·麦瑞瓦拉变得更加热情了。她带领我们走进城堡，边走边向我们介绍，好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导游似的。夜宿屋里的木质地板，散发着熠熠光泽。内墙也是木板的，虽然年代已久，但看上去还不错。

“这里是厨房，有普通的液化气灶和电冰箱。这里还有饭厅。”

卧室里有两张看起来很简易的双层木床，可我深信它们的造价十分昂贵，因为这是匠人的手工活。室内还有一张漆成蓝色的木桌、两把椅子和海员用的木箱子。从小小的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见海平线。

安迪从背上放下依旦，又返回船上去取睡袋和晚餐的用具。我站在窗前向外张望，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色啊！夕阳把岩石映成了玫瑰红色，海面闪烁着无数面小光镜，折射的阳光直刺我的眼睛。依旦扯乱了我的头发，挡住了半边视线。我希望安迪不要忘记带上一瓶威士忌。在这岛上过夜，“拉夫劳爱加”^①是最能令人心境愉快的了。

晚餐已经在厨房里准备好了。在船上吃了两顿饭后，感到这顿丰盛的晚餐就像节日的盛宴一样：不仅有土豆、鱼、炒猪肝，还有熏比目鱼、沙拉、面包和奶酪。

依旦喜欢吃芥子酱鱼，我喂了她一块，她还要第二块。随后她又吃了两个土豆、几块炒猪肝，在喝了一杯牛奶后，她的头终于像鸡啄米似的抬不起来了。依旦瞌睡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绿头发、妖怪似的小伙子走了进来，依旦的精神突然又振作起来了。

^① 酒名。

“母亲吩咐我来问你们洗不洗桑拿浴。芮佳和达甫沙愿意替你们照看孩子。”小伙子很粗鲁地说道。

“谢谢。我们等依旦睡觉后再去。”安迪对小伙子说。他肯定就是小麦瑞瓦拉了。他敞着衣襟，衣服的下摆在瘦麻秆似的身体两侧随意晃动；脸上仍还透着孩子般的稚气，但声音已变成了男人的声音。我估计他的年龄大约在十六岁左右。他没有进行自我介绍，只管打开冰箱，取出一瓶东西，看上去像是家庭自制的甜酒。他接着说：

“母亲现在正在洗桑拿浴，接下来轮到芮佳和达甫沙。如果你们的孩子睡着了，你们可以排在我和米盖的前面。”

安迪去哄依旦睡觉了。我喝干了啤酒瓶，开始收拾厨房。按照不同的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，厨房里放有五个不同的垃圾桶：会腐烂的有机物、易燃物、硬纸盒、玻璃制品和空罐头，这就要求我要仔细认真地对号入座。我正在洗碗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

“嗨！我是芮佳·麦瑞瓦拉。你们愿意我来照看一下你们的孩子吗？”

我转过身来，看见一位婷婷玉立的高个子姑娘，大约二十岁。她微笑的表情和她的妈妈一模一样。芮佳的头发是棕色的，剪成短短的青年头，两颊显得有点苍白，这也像她的妈妈，就是接待我们的女主人。我向她作了自我介绍，然后同她握手，她的手又短又凉。

“依旦睡觉不需要人照看的。不过，如果有人在这里看着点，那会更好。”我说。

“现在轮到我和达甫沙去洗桑拿浴，等我们洗完，我来叫你们。”

麦瑞瓦拉家的女性和那个绿头发的小伙子，在接人待物方面

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。我想，刚才帮我们拴缆绳的那个男人，也许就是达甫沙。如果达甫沙和芮佳一起洗桑拿浴，那他肯定就是这姑娘的男朋友了。这样看来，那位女主人可能会挑剔这位上门女婿的年龄大了些——他可能和我的年龄差不多。

安迪还在给依旦哼催眠曲。我在杯子里倒了两指深的威士忌酒，然后端上酒杯走出去。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。岛的东面，海浪汹涌澎湃。我凭着直觉，顺风走向西海岸的峭壁。克烈密战争时期，枪林弹雨射在城墙上，使城墙倒塌了一个豁口——哈瑞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。

八月的傍晚，站在炎热的阳光下，很难想像在那个十月的阴雨连绵的雨天的破晓时分，正好有一群大雁呱呱叫着飞过岛的上空的景象。还有一点比较难以令人相信的是：直到第二天早晨，哈瑞的血液里仍还能测试出酒精的浓度。在我们同居的时候，哈瑞很少喝酒，最多不过两小杯红葡萄酒。唉，看来人是很容易改变生活方式的。我想站到悬崖的边缘上去，亲自体验一下走过那里滑倒的滋味。但是，从五米高的地方掉下去，准保会没命的。所以，最好还是坐下。

我蹲在悬崖的边缘上，一边喝着威士忌，一边观赏在金色的海面上跳跃着的太阳。我陷入沉思中。突然，我听见背后有脚步声。我满心希望来的是安迪，可转身一看，站在我背后的却是帮我们拴缆绳的那个人。

“我不想强迫你离开这里，可在这悬崖上一定要加倍小心。”这人说话时瞥了一眼我手中的酒杯。

“这是第一次，”我不耐烦地说，“我不喜欢受到监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是狗咬耗子——多管闲事了。我不善于表白自己。我叫米盖·休白格。”

“玛丽娅·加里奥。”

休白格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脸上的表情像风云突变的天气，麦茬似的头发被太阳烤得几乎成了白色，眉毛和眼睫毛也都是同样的颜色。我毫无顾忌地举起酒杯喝了一口，休白格皱了皱了一下眉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过我的酒杯也喝了一大口。

“心情不好？有什么烦心事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休白格在我身旁的岩石上坐下。我们俩谁也不说话，只是看着太阳从海平线上一点一点地落下去，默默地喝着杯子里的威士忌。当我们喝干最后一滴酒的时候，看见岩壁上映出了一个又长又窄的人影，是安迪来了。

“依旦睡着前，我躺在她旁边陪她睡了一会儿。马上就要轮到咱们洗桑拿浴了。”他说。接着他向休白格作了自我介绍。当休白格说出自己的名字时，安迪的脸上流露出似曾相识的表情：

“米盖·休白格！航行全世界的航海家！您好！刚才上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您面熟。您还记得吗？在1981年，我们一帮年轻人曾驾驶斯库纳帆船阿斯曲第号从高特加航行到汉高。”

米盖表示还记得这么回事。于是他俩就开始交流起航海经验来了。我坐在那里，时而观赏平静的大海，时而观赏暮色中的城堡。凉爽的晚风吹拂着我的脸颊。一小时后，安奈·麦瑞瓦拉过来说桑拿浴室已经空出来了。在威士忌的作用下，我的体温升高，通体都感到舒服。我在怀孕期间滴酒未沾，又恰逢现在哈瑞的死因不明，这始终是个谜，使我百思不解，这都使得我的酒量减小了。今天可能是夏天最后一个炎热的傍晚了，也是少有的一次机会，能和安迪一起悠悠闲闲地洗桑拿浴。这里有毛遂自荐的“保育员”照看熟睡的依旦。

桑拿浴室的窗户朝西面开着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只能看见一派荒凉的景色：燕鸥在空中比翼双飞，小鱼在海里欲跳龙门。安迪的皮肤上渗出了小汗珠，我尝了一下，有点涩，还有点咸，这种

怪味沾在我的嘴唇上去不掉……我们在桑拿浴室里追寻各自的爱的回忆：曾经和别的什么人一起洗过桑拿浴。回忆结束后，我走出去，扑通一声跳进海里去游泳。这是北面的一个小海湾，汹涌的海浪在这里得到缓冲。海里的水草，搔得我的肚皮痒酥酥的。东北风从海面吹来，已经有了凉意，使人感到了秋天的气息。当我们从桑拿浴室出来时，黑色的天幕上闪烁着第一颗星星。

绿头发的小伙子正坐在城堡的院子里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一看见我们从桑拿浴室里出来，他就开始大声地喊米盖，然后跑过来对我们说：

“今天夜里可能会很闷热。其他的人都坐在灯塔下面吃烧烤，欢迎你们也来参加。”

“我去拿威士忌，顺便看一下依旦。”安迪说。他很会照顾孩子，我可不愿意成天围着孩子转。我在妈妈假期间已经带怕了孩子，那时，我真正感受到了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孤独无助：我们住在埃司堡汉达地区的一幢年久失修的花园洋房里，离公共汽车站很远，这就像所有的朋友都离我很远一样。在这种闭塞的地方，如果没有电话，没有好书，没有两个孩子在身边围着转，这样的生活是很难想像的。然而我还是在这种地方度过了全部的妈妈假。这是我自高中一年级休完整个暑假后的又一次长假。除此之外，我打过无数次短工，这期间曾有过短暂的失业间隙的休假。在休妈妈假期间，我利用冬天的时间，快速阅读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书籍。此外，我要带依旦出去散步，还要学钢琴。我姐姐来拿走了我当时的几张照片，说是为安排“妈妈假的娱乐”广告之需要。有时，我确实感到与人交往太少不是好事情，甚至很糟糕。偶尔性格孤僻的老同事贝蒂·斯切姆给我打电话——一般都是谈工作的事情——我都会感到很高兴。

瑞兹盖尔岛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岛，与该岛的主人们结识很值

得。米盖·休白格属于特别令人感兴趣的那种类型的人。我和陌生人坐在一起，感到有点拘束，只是在那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威士忌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日常琐碎。由于我长时间地呆在家里，所以不曾遇到过什么美男子，从睡梦中把我唤醒调情取乐。

麦瑞瓦拉家的母女都坐在烤炉的旁边。我们虽然吃过晚饭没有几个小时，可是那些素烤对我的吸引力还是很大。依旦可以到第二天早晨都不再吃什么了，我可不一样，我消耗的热量要比一般人大，因为我的活动量大。生完孩子后几个星期，我就开始跑步和到健身房去锻炼——为了恢复体形。锻炼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跑步也就成了我不呆在家里的正当理由。等回到工作岗位后，如果有时候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，这种可能性就少而又少了。

安奈·麦瑞瓦拉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在长凳上腾出一个空位来，让我坐在她的旁边。安迪边走边摇晃着手里的威士忌酒瓶。和他并排走来的是一个中等个子、肩膀很宽的黄头发男人。那人径直向我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说：

“达毕奥·浩勒玛。您好！您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。”

我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好笑。我错认为米盖·休白格是芮佳的男朋友，还觉得年龄大了些，可达毕奥·浩勒玛至少有四十岁。我不由自主地马上把他同深蓝色的缎带^① 和花边衣领联想在一起。几年前，在沙沃林那^② 的歌剧联欢会上，我看过达毕奥·浩勒玛扮演的歌剧《道·卡劳克圣·尧屈高》中的包沙侯爵，他当时穿着十六世纪的服装，戴着宽而硬的绉领，扮演一个英雄形象。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，安迪往我的酒杯里又倒了威士忌，众人都纷纷地把粉肠放到烤炉上去。但我们的民族歌星、男中音浩勒玛

① 芬兰的男歌唱家在参加较隆重的演出时，腰间要系一条深蓝色的宽缎带。

② 地名。

不做这样的事。他脚上穿了一双淡灰色的皱纹胶底鞋，是包沙侯爵时代的鞋样款式。这种土里土气的鞋曾经使道诺·巴劳^①大损魅力。我曾警告过安迪，如果他固执己见错误地买了这样的鞋，我就坚决和他离婚。

“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在德国住了十来年。那里也有优质猪肉肠，可是我有时还是想念豪高^②的蓝色商标的粉肠。”达甫沙^③说道，“这个以素食为主的家庭，不会对这些粉肠有太高的评价。”芮佳扮了个怪相，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，她是持赞同观点的。浩勒玛在她身边坐下，伸手搂住姑娘，显出非常恩爱的样子。我注意到安奈·麦瑞瓦拉把头扭过去看别的地方了，就趁机向她询问起岛史来。

“瑞兹盖尔岛上的城堡建于1813年，也就是芬兰被沙俄统治后不久。那时候这个岛既是海上公安，又是海军基地。克烈密战争期间，有一些残兵败将来到了岛上，后来民族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些。直到前苏联租赁了勃勒加拉，国防部驻军才被迫撤离岛屿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起，俄罗斯部队就进驻瑞兹盖尔岛。1956年，国防部收复了岛屿，但不再使用，而被列为禁地。”

“岛子没有人看管，”安迪回忆说，“我第一次登上这个岛是在十二年前。那时我们都心惊胆战地怕后脑勺上挨枪子，可是没有，这里除了海燕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时候的感觉是：这是个鬼岛。你们知道吗？传说这里有一个俄罗斯军官的幽灵经常出现。”

没有人回答。安奈·麦瑞瓦拉转换了话题：

“烧烤都已经熟了，吃吧。米盖说要吃什么？”

“米盖要粉肠和土豆沙拉。”达毕奥·浩勒玛微笑着对我们说，

① 芬兰最著名的男演员。

② 芬兰的肉联厂。

③ 达毕奥的爱称。

“你们也来尝一点，还是全吃素菜？”

我们说，我们还是喝威士忌。我们请他们也喝点威士忌。浩勒玛在接受我们的威士忌之前，犹豫地看了芮佳一眼。我开始对他们的关系感兴趣了。达毕奥·浩勒玛的年龄和芮佳父亲的年龄差不多。

“是饭吗？”伊瑞那绿色的头发，在洗完桑拿浴后都湿了，看起来就像城堡后面草坪的颜色一样。米盖·休白格走在后面，手里拿着酒瓶和酒杯。麦瑞瓦拉家的母女都喝葡萄酒，男士们则喝啤酒。只有伊瑞满意地呷着自制的饮料，那是一种绿色的液体。安迪和米盖谈论着航海的事情，芮佳很礼貌地向我询问一些依旦的情况，好像这是她惟一感兴趣的事情。要是有人和伊瑞说话，他总是用简单的单音节词作回答。

夜已深了。满天的星星看起来显得很低，似乎站在灯塔的顶上就能够着似的。达毕奥·浩勒玛教芮佳认星星的名称。我在旁边听着，也偷着学。我感到自己的心情还是那样压抑和忧伤。现在好像只有埃司堡的大陆是确实存在的，其他一切都已虚无缥缈：我已经不在汉达的家里，不必再为日常的琐碎事情而奔忙。我现在不是埃司堡的警察，不必为星期一去上班而操心。现在只有大海、星星和睡梦中的依旦，还有我们这七个人。我们分享了烧烤后，烤炉里的火焰仍然像篝火一样在蹿跃，我的威士忌酒杯都被烤热了。远处传来鸟鸣声，我不知道是燕鸥还是海鸥，我就请教达毕奥——或者叫达甫沙，他要求别人都叫他达甫沙——他是鸟类爱好者。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瑞兹盖尔岛的鸟类上去了。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，但我还不至于胡说八道：

“去年秋天在这里死了一个鸟类学家，他叫哈瑞·依冒宁，我认识他。你们中间有谁知道真实的情况吗？”

我没有料到随即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：伊瑞“唰”地站起